

水滸金傳

顧廷龍題



〔明〕施耐庵
羅貫中 著

潘淵校點

水滸金傳

顧廷龍題



六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第六十一回 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夜鬧金沙渡

話說這龍華寺僧人，說出三絕玉麒麟盧俊義名字與宋江，吳用道：「小生憑三寸不爛之舌，直往北京說盧俊義上山，如探囊取物，手到拈來，只是少一個窩心大膽的伴當，和我同去。」說猶未了，只見黑旋風李逵高聲叫道：「軍師哥哥，小弟與你走一遭。」宋江喝道：「兄弟，你且住着！若是上風放火，下風殺人，打家劫舍，衝州撞府，合用着你。這是做細作的勾當，你性子又不好，去不的。」李逵道：「你們都道我生的醜，嫌我，不要我去。」宋江道：「不是嫌你。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極多，倘或被人看破，枉送了你的性命。」李逵叫道：「不妨。我定要去走一遭。」吳用道：「你若依的我三件事，便帶你去；若依不的，只在寨中坐地。」李逵道：「莫說三件，便是三十件也依你！」吳用道：「第一件，你的酒性如烈火，自今日去，便斷了酒，回來你卻開；第二件，於路上做道童打扮，隨着我，我但叫你，不要違拗；第三件最難，你從明日爲始，並不要說話，只做啞子一般；依的這三件，便帶你去。」李逵道：「不喫酒，做道童，卻依得；閉着這個嘴不說話，卻是憋殺我！」吳用道：「你若開口，便惹出事來。」李逵道：「也容易，我只口裏銜着一文銅錢便了。」宋江道：「兄弟，你堅執要去，若有疏失，休要怨我。」李逵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我這兩把板斧拿了去，少也砍他娘千百個鳥頭纔罷。」衆頭領都笑，那裏勸的住。當日忠義堂上做筵席送路。至晚，各自去歇息。

次日清早，吳用收拾了一包行李，教李逵打扮做道童，挑擔下山。宋江與衆頭領都在金

沙灘送行，再三分付吳用小心在意，休教李逵有失。吳用、李逵別了衆人下山，宋江等回寨。

且說吳用、李逵二人往北京去，行了四五日路程，每日天晚投店安歇，平明打火上路，於路上，吳用被李逵嘔的苦。行了幾日，趕到北京城外店肆裏歇下。當晚李逵去廚下做飯，一拳打的店小二吐血。小二哥來房裏告訴吳用道：「你家啞道童忒狠！小人燒火遲了些，就打的小人吐血。」吳用慌忙與他陪話，把十數貫錢與他將息，自埋怨李逵，不在話下。過了一夜，次日天明，起來安排些飯食喫了。吳用喚李逵入房中分付道：「你這廝苦死要來，一路上嘔死我也！今日入城，不是耍處，你休送了我的性命！」李逵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吳用道：「我再和你打個暗號：若是我把頭來搖時，你便不可動彈。」李逵應承了。

兩個就店裏打扮入城：吳用戴一頂烏縐紗抹眉頭巾，穿一領皂沿邊白絹道服，繫一條雜綵呂公條，着一雙方頭青布履，手裏拿一副賽黃金熟銅鈴杵。李逵戴幾根蓬鬆黃髮，綰兩枚渾骨丫髻，黑虎軀穿一領寬布短褐袍，飛熊腰勒一條雜色短鬚條，穿一雙蹬山透土靴，擔一條過頭木拐棒，挑着個紙招兒，上寫着「講命談天，卦金一兩」。吳用、李逵兩個打扮了，鎖上房門，離了店肆，望北京城南門來。行無一里，卻早望見城門，端的好個北京！但見：

城高地險，塹闊濠深。一週回鹿角交加，四下裏排叉密布。鼓樓雄壯，續紛雜綵旗旛，堞道坦平，簇擺刀鎗劍戟。錢糧浩大，人物繁華。東西院鼓樂喧天，南北店貨財滿地。千員猛將統層城，百萬黎民居上國。

此時天下各處盜賊生發，各州府縣俱有軍馬守把。惟此北京，是河北第一個去處，更兼又是

梁中書統領大軍鎮守，如何不擺得整齊？

且說吳用、李逵兩個，搖搖擺擺，卻好來到城門下，守門的約有四五十軍士，簇捧着一個把門的官人在那裏坐定。吳用向前施禮，軍士問道：「秀才那裏來？」吳用答道：「小生姓張，名用。這個道童姓李。江湖上賣卦營生，今來大郡，與人講命。」身邊取出假文引，教軍士看了。衆人道：「這個道童的鳥眼，恰像賊一般看人！」李逵聽得，正待要發作，吳用慌忙把頭來搖，李逵便低了頭。吳用向前與把門軍士陪話道：「小生一言難盡！這個道童，又聾又啞，只有一分蠻氣力，卻是家生的孩兒，沒奈何帶他出來。這廝不省人事，望乞恕罪！」辭了便行。李逵跟在背後，腳高步低，望市心裏來。吳用手中搖着鈴杵，口裏念四句口號道：

「甘羅發早子牙遲，彭祖顏回壽不齊，范丹貧窮石崇富，八字生來各有時。」

吳用又道：「乃時也，運也，命也。知生，知死，知貴，知賤。若要問前程，先賜銀一兩。」說罷，又搖鈴杵。北京城內小兒約有五六個，跟着看了笑。卻好轉到盧員外解庫門首，自歌自笑，去了復又回來，小兒們閃動。

盧員外正在解庫廳前坐地，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，只聽得街上喧闐，喚當直問道：

「如何街上熱鬧？」當直的報覆：「員外，端的好笑！街上一個別處來的算命先生，在街上賣卦，要銀一兩算一命，誰人捨的。後頭一個跟的道童，且是生的滲瀨，走又走的沒樣範，小的們跟定了笑。」盧俊義道：「既出大言，必有廣學。當直的，與我請他來。」當直的慌忙去叫道：「先生，員外有請。」吳用道：「是何人請我？」當直的道：「盧員外相請。」吳用便與道童

跟着轉來，揭起簾子，人到廳前，教李逵只在鵝項椅上坐定等候。吳用轉過前來，見盧員外時，那人生的如何，有「滿庭芳」詞爲證：

目炯雙瞳，眉分八字，身軀九尺如銀。威風凜凜，儀表似天神。慣使一條棍棒，護身龍絕技無倫；京城內家傳清白，積祖富豪門。殺場臨敵處，衝開萬馬，掃退千

軍。更忠肝貫日，壯氣凌雲。慷慨疏財仗義，論英名播滿乾坤。盧員外雙名俊義，綽號玉麒麟。

當時吳用向前施禮，盧俊義欠身答禮，問道：「先生貴鄉何處？尊姓高名？」吳用答道：「小生姓張，名用，自號談天口。祖貫山東人氏，能算皇極先天數，知人生死貴賤。卦金白銀一兩，方纔算命。」盧俊義請人後堂小閣兒裏，分賓坐定。茶湯已罷，叫當直的取過白銀一兩，奉作命金，「煩先生看賤造則個。」吳用道：「請貴庚月日下算。」盧俊義道：「先生，君子問災不問福，不必道在下豪富，只求推算目下行藏則個。在下今年三十二歲，甲子年，乙丑月，丙寅日，丁卯時。」吳用取出一把鐵算子來，排在桌上，算了一回，拿起算子桌上一拍，大叫一聲：「怪哉！」盧俊義失驚問道：「賤造主何吉凶？」吳用道：「員外若不見怪，當以直言。」盧俊義道：「正要先生與迷人指路，但說不妨。」吳用道：「員外這命，目下不出百日之內，必有血光之災：家私不能保守，死於刀劍之下。」盧俊義笑道：「先生差矣。盧某生於北京，長在豪富之家，祖宗無犯法之男，親族無再婚之女，更兼俊義作事謹慎，非理不爲，非財不取：如何能有血光之災？」吳用改容變色，急取原銀付還，起身便走，嗟嘆而言：「天下原來都要人阿諛」

諂佞！罷，罷！分明指與平川路，卻把忠言當惡言，小生告退。」盧俊義道：「先生息怒。前言特地戲耳，願聽指教。」吳用道：「小生直言，切勿見怪！」盧俊義道：「在下專聽，願勿隱匿。」吳用道：「員外貴造，一向都行好運。但今年時犯歲君，正交惡限。目今百日之內，屍首異處。此乃生來分定，不可逃也。」盧俊義道：「可以迴避否？」吳用再把鐵算子搭了一回，便回員外道：「只除非去東南方異地上，一千里之外，方可免此大難。雖有些驚恐，卻不傷大體。」盧俊義道：「若是免的此難，當以厚報。」吳用道：「命中有四句卦歌，小生說與員外，寫於壁上，日後應驗，方知小生靈處。」盧俊義叫取筆硯來，便去白粉壁上寫。吳用口歌四句：

「蘆花叢裏一扁舟，俊傑俄從此地遊。義士若能知此理，反躬逃難可無憂。」

當時盧俊義寫罷，吳用收拾起算子，作揖便行。盧俊義留道：「先生少坐，過午了去。」吳用答道：「多蒙員外厚意，誤了小生賣卦，改日再來拜會。」抽身便起。盧俊義送到門首，李逵拿了拐棒，走出門外。吳學究別了盧俊義，引了李逵，逕出城來，回到店中，算還房宿飯錢，收拾行李包裹，李逵挑出卦牌。出離店肆，對李逵說道：「大事了也！我們星夜趕回山寨，安排圈套，準備機關，迎接盧俊義，他早晚便來也！」

且不說吳用、李逵還寨，卻說盧俊義自從算卦之後，寸心如割，坐立不安，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，聽了這算命的話，一日耐不得，便叫當直的，去喚衆主管商議事務。少刻都到。那一個爲頭管家私的主管，姓李，名固。這李固原是東京人，因來北京投奔相識不着，凍倒在盧員外門前。盧俊義救了他性命，養在家中，因見他勤謹，寫的算的，教他管顧家間事務。五年之

內，直抬舉他做了都管，一應裏外家私，都在他身上，手下管着四五十個行財管幹，一家內都稱他做李都管。當日大小管事之人，都隨李固來堂前聲喏。

盧員外看了一遭，便道：「怎生不見我那一個人？」說猶未了，階前走過一人來。但見：六尺以上身材，二十四五年紀，三牙掩口細髯，十分腰細膀闊。帶一頂木瓜心攢頂頭巾，穿一領銀絲紗團領白衫，繫一條蜘蛛斑紅綾壓腰，着一雙土黃皮油膀夾靴。腦後一對挨獸金環，護項一枚香羅手帕，腰間斜插名人扇，鬢畔常簪四季花。

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，自小父母雙亡，盧員外家中養的他大。爲見他一身雪練也似白肉，盧俊義叫一個高手匠人，與他刺了這一身遍體花綉，卻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。若賽錦體，由你是誰，都輸與他。不則一身好花綉，更兼吹的、彈的、唱的、舞的、拆白道字、頂真續麻，無有不能，無有不會，亦是說的諸路鄉談，省的諸行百藝的市語。更且一身本事，無人比的：拿着一張川弩，只用三枝短箭，郊外落生，並不放空，箭到物落，晚間入城，少殺也有百十個蟲蟻。若賽錦標社，那裏利物，管取都是他的。亦且此人百伶百俐，道頭知尾。本身姓燕，排行第一，官名單諱個青字。北京城裏人口順，都叫他做浪子燕青。曾有一篇「沁園春」詞，單道着燕青的好處，但見：

唇若塗朱，睛如點漆，面似堆瓊。有出人英武，凌雲志氣，資稟聰明。儀表天然磊落，梁山上端的誇能。伊州古調，唱出遶梁聲，果然是藝苑專精，風月叢中第一名。聽鼓板喧雲，笙聲嘹亮，暢叙幽情。棍棒參差，揎拳飛腳，四百軍州到處驚。人都羨英雄領袖，

浪子燕青。

原來這燕青是盧俊義家心腹人，也上廳聲喏了，做兩行立住：李固立在左邊，燕青立在右邊。

盧俊義開言道：「我夜來算了一命，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災，只除非出去東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。我想東南方有個去處，是泰安州，那裏有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金殿，管天下人民生死災厄。我一者去那裏燒炷香，消災滅罪；二者躲過這場災晦；三者做些買賣，觀看外方景致。李固，你與我覓十輛太平車子，裝十輛山東貨物，你就收拾行李，跟我去走一遭。燕青小乙看管家裏，庫房鑰匙只今日便與李固交割。我三日之內，便要起身。」李固道：「主人誤矣。常言道：『賣卜賣卦，轉回說話。』」休聽那算命的胡言亂語，只在家中，怕做甚麼？」盧俊義道：「我命中註定了，你休逆我。若有災來，悔卻晚矣。」燕青道：「主人在上，須聽小乙愚言：這一條路，去山東泰安州，正打從梁山泊邊過。近年泊內，是宋江一夥強人在那裏打家劫舍，官兵捕盜，近他不得。主人要去燒香，等太平了去。休信夜來那個算命的胡講。倒敢是梁山泊歹人，假裝做陰陽人，來煽惑主人。小乙可惜夜來不在家裏，若在家時，三言兩語，盤倒那先生，到敢有場好笑。」盧俊義道：「你們不要胡說，誰人敢來賺我！梁山泊那夥賊男女，打甚麼緊！我觀他如同草芥，兀自要去特地捉他，把日前學成武藝，顯揚於天下，也算個男子大丈夫！」

說猶未了，屏風背後走出娘子來，乃是盧員外的渾家，年方二十五歲，姓賈，嫁與盧俊

義，纔方五載。娘子賈氏便道：「丈夫，我聽你說多時了。自古道：『出外一里，不如屋裏。』」休聽那算命的胡說，撇下海闊一個家業，耽驚受怕，去虎穴龍潭裏做買賣。你且只在家內，清心寡慾，高居靜坐，自然無事。」盧俊義道：「你婦人家省得甚麼？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自古禍出師人口，必主吉凶。我既主意定了，你都不得多言多語！」燕青又道：「小人靠主人福蔭，學得些個棒法在身。不是小乙說嘴，幫着主人去走一遭，路上便有些個草寇出來，小人也敢發落的三五十個開去。留下李都管看家，小人伏侍主人走一遭。」盧俊義道：「便是我買賣上不省的，要帶李固去。他須省的，又替我大半氣力，因此留你在家看守。自有別人管帳，只教你做個樁主。」李固又道：「小人近日有些腳氣的症候，十分走不的多路。」盧俊義聽了，大怒道：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」我要你跟我去走一遭，你便有許多推故！若是那一個再阻我的，教他知我拳頭的滋味！」李固嚇得面如土色。衆人誰敢再說，各自散了。

李固只的忍氣吞聲，自去安排行李，討了十輛太平車子，喚了十個腳夫，四五十拽車頭口，把行李裝上車子，行貨拴縛完備。盧俊義自去結束。第三日燒了神福，給散了家中大男小女，一個個都分付了。當晚先叫李固引兩個當直的盡收拾了出城，李固去了。娘子看了車仗，流泪而去。次日五更，盧俊義起來沐浴罷，更換一身新衣服，喫了早膳，取出器械，到後堂裏辭別了祖先香火。臨時出門上路，分付娘子好生看家，多便三個月，少只四五十日便回。賈氏道：「丈夫路上小心，頻寄書信回來。」說罷，燕青在面前拜了。盧俊義分付道：「小乙在家，凡事向前，不可出去三瓦兩舍打閱。」燕青道：「主人如此出行，小乙怎敢怠慢？」

盧俊義提了棍棒，出到城外。有詩一首，單道盧俊義這條好棒：

掛壁懸崖欺瑞雪，撐天柱地撼狂風。雖然身上無牙爪，出水巴山秃尾龍。

李固接着，盧俊義道：「你可引兩個伴當先去，但有乾淨客店，先做下飯等候。車仗腳夫，到來便喫，省得耽閣了路程。」李固也提條桿棒，先和兩個伴當去了。盧俊義和數個當直的隨後押着車仗行，但見途中山明水秀，路闊坡平，心中歡喜道：「我若是在家，那裏見這般景致！」行了四十餘里，李固接着主人，吃點心中飯罷，李固又先去了。再行四五十里，到客店裏，李固接着車仗人馬宿食。盧俊義來到店內，倚了棍棒，掛了氈笠兒，解下腰刀，換了鞋襪，宿食皆不必說。次日清早起來，打火做飯，衆人喫了，收拾車輛頭口，上路又行。

自此在路夜宿曉行，已經數日。來到一個客店裏宿食，天明要行，只見店小二對盧俊義說道：「好教官人得知：離小人店不得二十里路，正打梁山泊邊口子前過去。山上宋公明大王，雖然不害來往客人，官人須是悄悄過去，休得大驚小怪。」盧俊義聽了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便叫當直的取下了衣箱，打開鎖，去裏面提出一個包，內取出四面白絹旗，問小二哥討了四根竹竿，每一根縛起一面旗來，每面栲栳大小幾個字，寫道：

慷慨北京盧俊義，遠馱貨物離鄉地。一心只要捉強人，那時方表男兒志。

李固等衆人看了，一齊叫起苦來。店小二問道：「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親麼？」盧俊義道：「我自是北京財主，卻和這賊們有甚麼親！我特地要來捉宋江這廝！」小二哥道：「官人低聲些，不要連累小人，不是耍處！你便有一萬人馬，也近他不的。」盧俊義道：「放屁！」

你這廝們都和那賊人做一路！」店小二叫苦不迭，眾車腳夫都癡呆了。李固跪在地下告道：「主人可憐見眾人，留下這條性命回鄉去，強似做羅天大醮！」盧俊義喝道：「你省的甚麼！這等燕雀，安敢和鴻鵠廝併？我思量平生學的一身本事，不曾逢着買主，今日幸然逢此機會，不就這裏發賣，更待何時！我那車子上叉袋裏，已準備下一袋熟麻索，倘或這賊們當死合亡，撞在我手裏，一朴刀一個砍翻，你們眾人，與我便縛在車子上。撇了貨物不打緊，且收拾車子捉人，把這賊首解上京師，請功受賞，方表我平生之願。若你們一個不肯去的，只就這裏把你們先殺了。」前面擺四輛車子，上插了四把絹旗；後面六輛車子，隨從了行。那李固和眾人，哭哭啼啼，只得依他。盧俊義取出朴刀，裝在桿棒上，三個丫兒扣牢了，趕着車子，奔梁山泊路上來。李固等見了崎嶇山路，行一步，怕一步，盧俊義只顧趕着要行。從清早起來，行到巳牌時分，遠遠地望見一座大林，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樹。卻好行到林子邊，只聽得一聲胡哨響，嚇的李固和兩個當直的沒躲處。盧俊義教把車仗押在一邊。車夫眾人都躲在車子底下叫苦。盧俊義喝道：「我若撈翻，你們與我便縛！」

說猶未了，只見林子邊走出四五百小嘍囉來，聽得後面鑼聲響處，又有四五百小嘍囉截住後路。林子裏一聲礮響，托地跳出一籌好漢。怎地模樣，但見：

茜紅頭巾，金花斜裊。鐵甲鳳盔，錦衣綉襖。

血染髭髯，虎威雄暴。大斧一雙，人皆嚇倒。

當下李逵手拏雙斧，厲聲高叫：「盧員外，認得啞道童麼？」盧俊義猛省，喝道：「我時常有

心要來拿你這夥強盜，今日特地到此，快教宋江那廝下山投拜！倘或執迷，我片時間教你人皆死，個個不留！」李逵呵呵大笑道：「員外，你今日中了俺的軍師妙計，快來坐把交椅！」盧俊義大怒，拊着手中朴刀，來鬪李逵，李逵輪起雙斧來迎。兩個鬪不到三合，李逵托地跳出圈子外來，轉過身，望林子裏便走。盧俊義挺着朴刀，隨後趕去，李逵在林木叢中東閃西躲。引得盧俊義性發，破一步，搶入林來，李逵飛奔亂松叢中去了。盧俊義趕過林子這邊，一個人也不見了。

卻待回身，只聽得松林傍邊轉出一夥人來，一個人高聲大叫：「員外不要走！認的俺麼？」盧俊義看時，卻是一個胖大和尚：身穿皂直裰，倒提鐵禪杖。盧俊義喝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和尚！」魯智深大笑道：「洒家是花和尚魯智深，今奉軍師將令，着俺來迎接員外上山。」盧俊義焦躁，大罵：「禿驢！敢如此無禮！」撚手中寶刀，直取那和尚。魯智深輪起鐵禪杖來迎。兩個鬪不到三合，魯智深撥開朴刀，回身便走，盧俊義趕將去。正趕之間，嘍囉裏走出行者武松，輪兩口戒刀，直奔將來。盧俊義不趕和尚，來鬪武松。又不到三合，武松拔步便走。盧俊義哈哈大笑：「我不趕你。你這廝們何足道哉！」說猶未了，只見山坡下一個人在那裏叫道：「盧員外，你如何省得！豈不聞『人怕落蕩，鐵怕落爐』？哥哥定下的計策，你待走那裏去！」盧俊義喝道：「你這廝是誰？」那人笑道：「小可便是赤髮鬼劉唐。」盧俊義罵道：「草賊休走！」挺手中朴刀，直取劉唐。方纔鬪得三合，刺斜裏一個人大叫道：「好漢沒遮欄穆弘在此！」當時劉唐、穆弘兩個，兩條朴刀，雙鬪盧俊義。正鬪之間，不到三合，只聽的

背後腳步響。盧俊義喝聲：「着！」劉唐、穆弘跳退數步。盧俊義便轉身鬪背後的好漢，卻是撲天雕李應。三個頭領，丁字腳圍定。盧俊義全然不慌，越鬪越健。正好步鬪，只聽得山頂上一聲鑼響，三個頭領各自賣個破綻，一齊拔步去了。盧俊義又鬪得一身臭汗，不去趕他。再回林子邊，來尋車仗人伴時，十輛車子、人伴頭口，都不見了。

盧俊義便向高阜處，四下裏打一望，只見遠遠地山坡下，一夥小嘍囉，把車仗頭口，趕在前面，將李固一千人，連連串串，縛在後面，鳴鑼擂鼓，解投松樹那邊去。盧俊義望見，心如火熾，氣似烟生，提着朴刀，直趕將去。約莫離山坡不遠，只見兩籌好漢喝一聲道：「那裏去！」一個是美髯公朱仝，一個是插翅虎雷橫。盧俊義見了，高聲罵道：「你這夥草賊，好好把車仗人馬還我！」朱仝手撚長鬚大笑道：「盧員外，你還恁地不曉事？中了俺軍師妙計，便肋生雙翅，也飛不出去。快來大寨坐把交椅。」盧俊義聽了大怒，挺起朴刀，直奔二人。朱仝、雷橫各將兵器相迎。鬪不到三合，兩個回身便走。盧俊義尋思道：「須是趕翻一個，卻纔討得車仗。」捨着性命，趕轉山坡，兩個好漢，都不見了。只聽得山頂上鼓板吹簫，仰面看時，風刮起那面杏黃旗來，上面綉着「替天行道」四字。轉過來打一望，望見紅羅銷金傘下，蓋着宋江，左有吳用，右有公孫勝。一行部從二百餘人，一齊聲喏道：「員外，別來無恙！」盧俊義見了越怒，指名叫罵山上。吳用勸道：「員外且請息怒。宋公明久慕威名，特令吳某親詣門牆，迎員外上山，一同替天行道，請休見責。」盧俊義大罵：「無端草賊，怎敢賺我！」宋江背後轉過小李廣花榮，拈弓取箭，看着盧俊義喝道：「盧員外休要逞能，先教你看花榮神箭！」說猶未

了，颼地一箭，正中盧俊義頭上氈笠兒的紅纓。吃了一驚，回身便走。山上鼓聲震地，只見霹靂火秦明、豹子頭林冲，引一彪軍馬，搖旗呐喊，從山東邊殺出來；又見雙鞭將呼延灼、金鎗手徐寧，也領一彪軍馬，搖旗呐喊，從山西邊殺出來，嚇得盧俊義走投沒路。看看天色將晚，腳又疼，肚又饑，正是慌不擇路，望山僻小徑只顧走。約莫黃昏時分，烟迷遠水，霧鎖深山，星月微明，不分叢莽。正走之間，不到天盡頭，須到地盡處，看看走到鴨嘴灘頭，只一望時，都見滿目蘆花，茫茫烟水。盧俊義看見，仰天長嘆道：「是我不聽好人言，今日果有恁惶事！」

正煩惱間，只見蘆葦裏面一個漁人，搖着一隻小船出來。那漁人倚定小船叫道：「客官好大膽！這是梁山泊出沒的去處，半夜三更，怎地來到這裏！」盧俊義道：「便是我迷踪失路，尋不着宿頭。你救我則個！」漁人道：「此間大寬轉有一個市井，卻用走三十餘里向開路程，更兼路雜，最是難認，若是水路去時，只有三五里遠近。你捨得十貫錢與我，我便把船載你過去。」盧俊義道：「你若渡得我過去，尋得市井客店，我多與你些銀兩。」那漁人搖船傍岸，扶盧俊義下船，把鐵篙撐開。約行三五里水面，只聽得前面蘆葦叢中櫓聲響，一隻小船飛也似來。船上有兩個人：前面一個，赤條條地拿着一條水篙，後面那個搖着櫓。前面的人橫定篙，口裏唱着山歌道：

生來不會讀詩書，且就梁山泊裏居。準備窩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餌釣鰲魚。

盧俊義聽得，喫了一驚，不敢做聲。又聽得右邊蘆葦叢中，也是兩個人，搖一隻小船出來，後面的搖着櫓，有咿啞之聲，前面橫定篙，口裏也唱山歌道：

乾坤生我潑皮身，賦性從來要殺人。萬兩黃金渾不愛，一心要捉玉麒麟。

盧俊義聽了，只叫得苦。只見當中一隻小船，飛也似搖將來，船頭上立着一個人，倒提鐵鑽木篙，口裏亦唱着山歌道：

蘆花叢裏一扁舟，俊傑俄從此地遊。義士若能知此理，反躬逃難可無憂。

歌罷，三隻船一齊唱喏。中間是阮小二，左邊是阮小五，右邊是阮小七。那三隻小船，一齊撞將來。盧俊義聽了，心內轉驚，自想又不識水性，連聲便叫漁人：「快與我攏船近岸！」那漁人哈哈大笑，對盧俊義道：「上是青天，下是綠水，我生在潯陽江，來上梁山泊，三更不改名，四更不改姓，綽號混江龍李俊的便是！員外若還不肯降時，枉送了你的性命！」盧俊義大驚，喝一聲說道：「不是你，便是我！」拿着朴刀，望李俊心窩裏搠將來。李俊見朴刀搠將來，拿定棹牌，一個背拋筋斗，撲通的翻下水去了。那隻船滴溜溜在水面上轉，朴刀又搠將下水去了。只見船尾一個人從水底下鑽出來，叫一聲，乃是浪裏白跳張順，把手挾住船梢，腳踏波浪，把船只一側，船底朝天，英雄落水。正是：鋪排打鳳牢籠計，坑陷驚天動地人。畢竟盧俊義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場石秀跳樓

話說這盧俊義雖是了得，卻不會水，被浪裏白跳張順排翻了船，倒撞下水去。張順卻在水底下攔腰抱住，又鑽過對岸來，搶了朴刀，張順把盧俊義直奔岸邊來。早點起火把，有五六十人在那裏等，接上岸來，團團圍住，解了腰刀，盡脫下濕衣服，便要將索綁縛。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傳令，高叫將來：「不得傷犯了盧員外貴體！」隨即差人，將一包袱錦衣綉襖，與盧俊義穿着。八個小嘍囉，擡過一乘轎來，扶盧員外上轎便行。

只見遠遠地，早有二三十對紅紗燈籠，照着一簇人馬，動着鼓樂，前來迎接，爲頭宋江、吳用、公孫勝，後面都是衆頭領，一齊下馬。盧俊義慌忙下轎，宋江先跪，後面衆頭領排排地都跪下。盧俊義亦跪下還禮道：「既被擒捉，願求早死！」宋江大笑，說道：「且請員外上轎。」衆人一齊上馬，動着鼓樂，迎上三關，直到忠義堂前下馬。請盧俊義到廳上，明晃晃地點着燈燭。宋江向前陪話道：「小可久聞員外大名，如雷貫耳，今日幸得拜識，大慰平生。卻纔衆兄弟甚是冒瀆，萬乞恕罪。」吳用上前說道：「昨奉兄長之命，特令吳某親詣門牆，以賣卦爲由，賺員外上山，共聚大義，一同替天行道。」宋江便請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。盧俊義答禮道：「不才無識無能，誤犯虎威，萬死尚輕，何故相戲？」宋江陪笑道：「怎敢相戲？實慕員外威德，如饑如渴。萬望不棄鄙處，爲山寨之主，早晚共聽嚴命。」盧俊義回說：「寧就死亡，實難從命。」吳用道：「來日卻又商議。」當時置備酒食管待。盧俊義無計奈何，只得飲了幾